

解释学视野下非洲受众对中国功夫片的理解

 TALING TENE Rodrigue^①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17/01/2023

Revised: 07/02/2023

Accepted: 19/03/2023

Citation: GB/T 7714-2015 (numeric, 中文)

TALING TENE R. 解释学视野下非洲受众对中国功夫片的理解[J/OL]. Journal of Sino-African Studies (JSAS), 2023, 2(1): 127-134. DOI: <https://doi.org/10.56377/jsas.v2n1.2734>.

摘要

哲学解释学认为,任何文化作品的理解始终是个哲学命题,因为任何理解活动取决于读者的“前理解”,因此创造作品的“新理解”。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下,中国影视作品不得不跟从该道理,也就是说,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影视作品不得不适应其他人的新解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功夫片传遍了全球,至今它仍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也必然导致了外国人通过功夫片对中国有了了解偏离。在非洲大陆,受众在试图解读功夫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时,出现了理解偏差,因此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隔阂”。文章从哲学解释学的“读者中心论”明晰非洲受众对中国功夫片产生理解分歧的原因。

关键词: 解释学, 中国功夫片, 非洲受众, 非洲武技。

^①Taling Tene Rodrigue 中文名[大灵·德内·罗德里格],男,喀麦隆人,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非洲研究院非洲影视中心执行主任。

Taling Tene Rodrigue holds a PhD degree from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frican Films and TV,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JNU.

African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Kung fu mov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hold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any cultural work is above all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because any understanding activity merely depends on the “pre-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er (or receiver), namely the set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at shapes the receiver’s worldview. And thus, creati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aid cultur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must follow t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when crossing national borders or engaging in any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However, since the 1970s, Chinese kung fu films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y are still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foreigners to understand China. So, according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y must have been some “new understandings” happening all over the world. In fact,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ey have been a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Kungfu movies, leading to a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idening the cultural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African peo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se issues from the “reader-centered theory”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Keyword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hinese kungfu films, African audience, African martial arts

一、 研究背景

“全球化”这一概念可被理解为“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1] 21 世纪的今天正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网络的普及，交通的发达，信息技术的极速发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2]，这也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不断碰撞。但是，即便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人对事物的理解却带有不同的世界观，人作为受社会文化历史熏陶的动物，在理解“他者”时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化生态，历史背景的。所以，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人们交流碰撞的过程中，“误解”他人是不可避免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泰勒、利科等人对此现象的解释为“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s, Pre-conceptions）。^[3]他们认为，在我们试图理解一个文本、一个传统、或一种文明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从这个文本、传统和文明中可以学到什么。换言之，我们从事解释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丰富我们自身，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完满，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此外，解释者在解释活动过程中是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及环境条件等。美国库兹顿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勇把这种对事物的理解描述为“为己之学”。另外，他承认“很清楚，要真正做到完全理解他人，不管这里的他人是个人还是整个文明，乃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我也愿意承认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4]所以我们只能试图努力认识他者的道德行为以及他者背后隐藏着的整个文明过程，借用他者的长处来完善

自身。中国文化以及文化作品走出国门时也不得不服从这个道理。自七八十年代至今，中国武术文化主要利用电影媒介走出国门，并使之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由于传播载体影响及受传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等原因，非洲受众对传播内容有了理解偏差。非洲受众通过“功夫片”理解的中国功夫既有“真功夫”，但也有“飞檐走壁、以一当百、战无不胜等”的“错误”理解。相对而言，传播者对传播内容的单面思考，以及对传播对象的不了解同样也加大了二者间通过作品沟通的偏差与隔阂，进而阻碍了作品的文化沟通使命。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如下：非洲受众是以哪些文化背景（“前理解”）来理解银幕上的中国功夫？最终形成的视觉形象记忆与实际生活中的中国武术有哪些偏差？相对而言，传播者应该注意受传者的哪些文化因素以便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非洲受众对“功夫片”的理解困境——解释学的诠释

七十年代初，李小龙的四部半功夫电影使非洲大陆刮起“中国功夫”旋风，至今依然备受关注，这是中国武术几千年发展所没能达到的程度。七十年代末，成龙的《醉拳》（1978）让非洲影迷喜欢看“功夫”。而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起李连杰名声在非洲广为传播，李连杰通过《少林寺》（1982）与《太极张三丰》（1993）这两部电影详细地给非洲观众展示中国功夫与信仰（佛教，道教）之间的紧密关系。《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李连杰把少林寺推向全球”。^[6]二十年后，甄子丹以叶问系列电影风靡非洲，通过《叶问》系列影片给非洲观众介绍了一代宗师“叶问”与“仁者”思想。简而言之，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及甄子丹四人是带着中国功夫走进非洲受众视野的主要人物。但事实上，中国影视作品走出国门不但要面对语言的挑战，更要面对“读者”（受者、理解者或解释者）的“前理解”，也就是读者解读该作品过程中所依赖的文化与背景知识。就功夫片在非洲的传播而言，非洲观众对银幕上的中国武术的阐释是离不开语言、文化及传播载体等障碍。

（一）语言障碍的解释学解读

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6]主张：“语言会影响甚至决定思维”。^[7]譬如，跨文化意识敏感的影迷对李小龙的英语别称“Dragon（龙）”心存芥蒂。在基督教文化比如，该词所指代的动物从形象和文化寓意都极具消极意义，别称“怪兽”。众所周知中国武术与中国语言是紧密连接的。七八十年代在非洲播放的许多功夫片缺少当地版本的语言，观众之所以感兴趣是被打斗场景所吸引，但对于“为什么打”以及“是否有必要打”等问题非洲影迷往往被语言所限制。这样以来，观众是无法领略武术的哲理与武术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多元文化。非洲大陆以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及传统非洲本土语言如斯瓦希里语、豪撒语、祖鲁语、伊博语等两千多语种为日常交流工具（根据联合国的统计）。^[8]所以，非洲观众不但无法直接观看“功夫片”的原版语言（汉语、粤语），就连被译成外语的版本多数受众只能观看他们的第二语版（比如一个祖鲁语母语者观看翻译成英文版的功夫片等）。除此之外，翻译版本不免也会带来语言差异以及翻译错误的影响。1813年德国翻

译学家 Schleiermacher 在《论翻译的方法》一书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9]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给予这两种方法名称，第一为“异化”，第二为“归化”。所谓“归化”是指以译入语的文化为依据，最大限度地使用目的语文化可以接受的表达。“归化”翻译可以使译文自然、地道、顺口、易于接受。^[10]奈达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尊重目的语的特征，译文尽量使用目的语接受者喜闻乐见的、符合目的语表达规范的语言形式。^[11]相对而言，“异化”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即便更利于表达原作者的本意，但不宜被目的语言接受，因此容易引起读者的批判。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非洲受众只能“靠近”功夫片所传达信息的本意，所以他们是无法通过功夫片（载体）“正确理解”中国武术以及电影所展示的文化原素。严格意义上讲，语言是分歧作品的本意与读者所理解的最终意义，是“隔阂”传播者与受众的不可避免因素。从这一角度看，不管是原版功夫片还是被译成外语的功夫片，它给非洲观众所传播的中国功夫必然是中国武术的“错误”阐释。

（二）文化障碍的解释学阐释

非洲受众是在自己本土格斗文化（非洲武技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试图吸收中国功夫片所传达的格斗及文化现象。非洲武技文化历史悠久，是非洲人处理与对手有关事件的编码系统，也是他们解释相关现象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伽达默尔等人认为，没有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解释者是无法解释另一种文化的同样现象，甚至是无法理解他者文化的有关现象。李连杰的《少林寺》与《太极张三丰》两部电影重点介绍了武术与大自然中万物的关系。在非洲本土传统宗教中，自然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自然展现上帝，在自然中上帝无处不在。所以有崇拜自然精灵，如地神、山魔、林鬼等。任何存在的动植物都带着一种灵魂，而且与人们保持一种相关关系。汝信、周义昌等人承认在这种自然崇拜迷信之中存在着，却包含着保护自然，而不要破坏自然，破坏自然就要遭到惩罚的积极思想。^[12]多数非洲观众就从这一角度解释《少林寺》这种提倡“宇宙万物深广无际、无边无垠”、

“善恶造作综合，成熟果报”的影片，和尚提倡爱护生命以及大自然中的万物是多数非洲本土宗教的核心道德观。从武术的角度，练功更该为了保护大自然，爱护生命，而不为了表现自我，阳刚斗气。而这正是“武德”的基础。从外观看，武术虽然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是也没能达到飞花掷叶就伤人的程度，以及随心所欲的飞来飞去，但在李连杰的功夫电影中总会有这样潇洒飘逸的轻功及出神入化的技击效果，展现一种唯美的武侠梦，不同的时空中展示同样洒脱的艺术武术。在非洲观众眼里这引起了对武术的好奇，即便电影里的许多场景很明显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总会有观众认为功夫真能给予练习者这些本领，并将这些现象与自身武技文化做出比较。有些观众则把这些情景描述为“花拳绣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功夫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而即便存在也未能有效的被使用。笔者在非洲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访谈并收录了 J. P. FOTSO 的口述史^[13]，这位精通传统非

洲武技文化并热爱中国功夫片的前辈这样解释：“武技是人类共享的文化因素，不同人群存在的地方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武技体系，我是通过电影首次接触来自中国的‘Kungfu’，而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小龙的双节棍、成龙的醉拳与少林和尚李连杰。中国功夫电影在喀麦隆达到顶峰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当时在看功夫片时不仅感到兴奋，同时也会感到很好奇，在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飞来飞去’等现象，似乎是半懂非懂。最主要的原因是功夫片‘特效’、‘夸张’场景比较多。我们当时对这些场景的解释，是从非洲武技的角度。事实上，攻防是世界每一种武技的最核心元素。非洲传统武技文化在解释格斗现象往往会关系到三个维度：即物性向度、艺术性向度、灵性向度，因为人体是由这三个性质组成的。非洲武技的知识体系使我们对对手的认识分成两类：‘肉体对手’和‘无体对手’。在我们看来，任何武技系统地本质应该是如何对付这两类对手并探索最佳答案。功夫片里的格斗体系也不例外。依非洲武技哲理来看，在一般人眼中，许多事物无法解释，其实对于一个‘非洲武技新加入者’是可以合理的被解释的。譬如李连杰多数功夫片中的‘飞檐走壁’、‘以一挡百’等场景，若借用传统非洲武技中的‘巫术’文化的话，那些现象无疑是可以被解释的。事实上，传统非洲武技中的‘巫术’讲究（通过一系列仪式）借用大自然中隐藏的神秘力量来实现预定的目的，比如在对付‘无实体对手’时，‘武（巫）者’必须超越自己的肉体，并站在与该对手的同样维度才能进行反击，或使用那种超级力量来对付无数对手。‘武者（巫者）’有时与他的‘Eseneya’会同步行动，因此可达惊人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讲，功夫片中的‘以一挡百’等功夫片中的场景完全是可能的”。“Eseneya”被视为非洲传统武技的精髓，也是理解外来武技的出发点。喀麦隆学者 philippe Laburthe-Tolra 把“Eseneya”或“ésenga”视为人们通过“Mebian”与其他非人类意识的联合并使两者融为一体。^[14] Mebian 被 Mallart-Guimera 等人解释为“Evu 的示威可见力量（攻防力量），它表现在新加入者身体上”^[15]，Evu 则被 Julien Bonhome 解释为“使人类与超自然中的无体意识的联盟变成可能的生物元素”^[16]他是非洲巫术的种子，没有它巫术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巫者身上必有一种 Evu，这正是仪式的意义所在，使新加入者咽下（或用其他方法把 Evu 隐藏在新加入者体内）一种 Evu。Evu 是武者与 Eseneya 之间的连字号，没有它二者无法相识，而有了它，二者相识才有可能的但还不一定，因为召回一个 Eseneya 有另外一套仪式以及一系列禁令。

从上述这段口述我们能了解到，从非洲武技背景看，非洲受众对功夫片所展示的“Kungfu”（这里主要指的夸张与特效现象与动作）可被理解为一种可实现的“神奇技能”，只要影片中的 Kungfu 练习者具备一种“Eseneya”，其“飞檐走壁”、“以一挡百”、“战无不胜”等不再只属于特效，而在真实生活完全是可实现的。这种解释显然偏离了作者的“本意”，因此创造了对作品的“新意”。就加达默尔的“他者中心”而言，这种“新理解”正是读者给予作品的新定义，是读者理解文化产品的“最终意义”，是对中国武术概念的重构。

（三）载体的解释学解析

身体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不免会影响文化的传播。功夫片里所展示的功夫技术是展现在武者的身体上。武者的身体因此成为了武术的载体，二者合为“武体”。“武体”是非洲受众解释功夫片中“Kungfu”现象所依赖的客观载体。传统非洲文化中的身体概念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传统非洲武技中的摔跤选手，以及古代非洲部落的打猎者，守护者等都有着强壮的身体，与身体有关的仪式取向于磨练身体。甚至可以说在传统非洲文化中，身体的强壮可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直到今天，身体概念在非洲社会意义重大。许多关于人体素质与人种的研究，多数研究认为“黑人”身体素质普遍要高于其他人种，比如在美国199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多于一半的受访者认为“黑人”体质高于其他人种。^[17]多数认为“黑人”的身体素质跟基因与环境因素有关系^[18]；盟嘎采用 SEMPE PEDRON 和同事在1979年提出的惯用的测量技术，从人体测量学角度考察非洲摔跤选手的身体特征并发现身体特征高于标准，尤其是尼日利亚与塞内加尔选手。^[19]非洲体育文化是世人所知，从拳击到摔跤，从篮球到田径等体育皆对非洲身体有所认知与认同。在关注功夫片的时候，非洲影迷不免也会带着对身体概念的“前理解”去探析功夫片中的武打影星以及他们身体所传达的文化信息。李小龙年代的社会背景是美国民族有预感的高分期，当时美国华裔以及中国人被标志为“东亚病夫”，一方面带有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但另一方面却反应东方与西方的身体差异。李小龙通过功夫片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进行展示。李小龙身体体现中国身体文化的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男子气的特质。事实上，“肌肉”一词19世纪从西方解剖学研究中被挪用过来之前，中国语言里并不存在这一概念^[20]，从非洲身体文化的角度讲，身体的展示大致可以反映以下几种情况：（1）大男子气；（2）忍无可忍（尤其是当年轻人打架之前脱上衣，以表现极限的忍耐以及成比例的反应）；（3）自恋（肌肉发达者渴望展示自己的身体，以便获得别人的敬佩与喜爱）。从李小龙的功夫片（譬如《猛龙过江》），我们能看到他战斗场景极度愤怒时刻的身体展示现象。总之，西方的健身健美运动与中国功夫无与伦比的结合在李小龙的形象中得到完美的展示。这是他的电影在非洲以及整个世界广泛被接受的原因之一。这也是David Desser在追溯李小龙电影在非裔美国观众中大受欢迎的原因时所得到的结论。^[21]笔者在非洲旅途中，就李小龙身体特质访谈了ABBA LUCIEN。这位喀麦隆本土武术大师这样讲述他通过功夫片评价李小龙的身体：“在这些功夫电影里许多动作实在是过于夸张，但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就是对身体的磨练。通过功夫片我了解到，功夫本身对身体的训练要求高，而李小龙是我记忆中最典型的例子。就算分不清武打场景动作的真假，李小龙的身体是假不了，即便个子不高，体重没多少，也没一般非洲运动员或武打演员身体壮，但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来他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一般人很难会达到这种训练程度。而且与他的体重相比，他显然能打出惊人的力量。如今我练习武术近30年，我以我自身经验可以肯定地说，融合最大力量与极快速度是武术训练中最难完成的成就，力量练的越多越会影响速度，而李小龙却把二者融合的如此妙。这叫“真功夫”值得佩服！”。成龙身体

相比李小龙身体虽然没有突出那种“刚强”之气，但一样延续了中国武术身体文化的“阳刚之气”。Lynette Clemetson 在一篇以“龙的归来”为题对成龙的采访中着重强调成龙眼中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与美国英雄动作片以及他们借助特效的“软弱”针锋相对。成龙对这一问题直言道：“在当今的美国电影中，走路用特技，说话用特效，一切都是特效。而且美国主人公们从来不知道害怕。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时，他们会说‘开枪吧，开枪吧’。然而我不是超级英雄。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超人，你可以一把举起一辆汽车。谁都可以成为超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成为成龙。我的身体才是我的特效。”^[2] 简言之，“武体”是武术读者参考的重要文献，是传播者给予受众参考的不可缺少资料。武术是“练的”而不光是“演”的，但在电影里，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成功塑造了非洲观众眼中的“武体”标准。这种标准也成为了多数非洲功夫影迷眼中对中国人身体素质的标准。大多数功夫影迷未到中国之前会以为中国人男女老幼皆会功夫，身体同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他们那样棒极了。因此，部分影迷会在功夫片的影响下加入实际生活中的武术俱乐部，目的是照功夫影星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简言之，那些功夫影星以及武打演员是通过特殊且艰苦的训练过程才练出那样的身体效应。因此无法代表普遍人体素质的标准。这也许又是功夫片给非洲影迷们带来的另一种“错误理解”，是传播所造成的文化“隔阂”，而这种“隔阂”就是非洲影迷视觉记忆中对中国文化及形象的“新理解”。

结论

中国功夫片走进非洲是一种文化“碰撞”过程的开始，是中非双方的“对话”，更是文化传播的应有之意。非洲受众通过屏幕将跨域自身的文化、语言及其传播载体的障碍，把中国武术与非洲武技进行比较，从而获得了自己的“新理解”，而这种“新理解”是受传者对文化作品所记忆的最终意义。哲学解释学的哲理告诉我们，读者的理解偏离作者的本意是不可避免的解释学现象，但仍二者间事先的沟通可以减少“隔阂”。也就是说，中国功夫片及其影视作品制造者充分挖掘非洲受众的“前理解”并加以调适，是中国文化产品在非洲被接受并适当的被解释的前提条件。简言之，传播应该是一种“双向性”而不是“单向性”的交流过程。也就是说，武术文化传播者（功夫片‘制造者’）应从他者（收传者、受众）的立场出发，把他者的偏好悬置起来，从而看见他者、听见他者进而理解他者。从这一点来看，重视跨文化传播的“他者”立场，是减少“文化隔阂”的良药，是促进文化理解的基础，只有理解他者，才能更好地被他者正确理解。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传播者在面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应在“本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传播，进而促进文化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 [1] 汪信砚. 全球化与人类的共同利益[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8(04): 21-23.
- [2] WOLF M. Shaping Globalization[J/OL]. Finance & Development, 2014, 51(3): 22-25.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4/09/wolf.htm>.

- [3] MIR R, WILLMOTT H, GREENWOOD 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in Organization Studies[M/OL]. Routledge Companions, 2016.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hl=en&lr=&id=mpvhCgAAQBAJ&oi=fnd&pg=PPI&dq=The+Routledge+Companion+to+Philosophy+in+Organization+Studies%5BC%5D.+Routledge,+2015:113.&ots=6QXFP94OJ2&sig=dIyKJmpnNW6GQp7YSEQok6wNj0&redir_esc=y#v=onepage&q&f=false.
- [4] 黄勇. 解释学的两种类型: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J]. 复旦大学学报, 2005(2): 45-52.
- [5] 陈振凯. 见证时代的面孔——60年文艺恩赐我们的记忆[J].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1): 07.
- [6] PÜTZ M, VERSPOOR M H.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Relativity[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7] GENTNER D, BORODITSKY L. Individuation, Relativity, and Early Word Development[M/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5-256.
<https://groups.psych.northwestern.edu/gentner/newpdfpapers/GentnerBoroditsky01.pdf>.
- [8] 舒运国. 非洲使研究入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9] SCHLEIERMACHER F, WOJCIK J, HAAS R. The Hermeneutics: Outline of the 1819 Lectures[M]//New Literary History: 卷 1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6.
- [10] 高杨. 《功夫》英文字幕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J]. Crazy English Teachers, 2007(6): 69-71.
- [11]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12] 汝信, 周义昌. 非洲黑人文明[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3] TALING TENE R. 解释学视野下中国武术在非洲的传播与记忆研究[D]. 上海体育学院, 2017.
- [14] LABURTHE-TOLRA P. Initiations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au Cameroun[M]. Paris: Karthala, 1985.
- [15] MALLART-GUIMERA L. Magie et Sorcellerie Evuzok[D]. Paris Nanterre: Ecole de Hautes Etudes, 1981.
- [16] BONHOMME J. Le miroir et le crâne: parcours initiatique du Bwete Misoko (Gabon)[M]. Paris: CNRS Editions, 2005.
- [17] CHILDS E. Images of the black athlete: Intersection of race, sexuality, and sports[J/OL].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Men, 1999, 4(2): 19-38[2023-03-22].
<http://link.springer.com/10.1007/s12111-999-1018-x>. DOI:10.1007/s12111-999-1018-x.
- [18] BUFFINGTON D, FRALEY T. Skill in Black and White: Negotiating Media Images of Race in a Sporting Context[J/O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008, 32(3): 292-310[2023-03-22].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96859908316330>. DOI:10.1177/0196859908316330.
- [19] 盟嘎. 关于非洲民族式摔跤(kokowa)运动员人体测量特性的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 2006.
- [20] HEINRICH L N. The pathological body: Science, race,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 1770–1930[D/O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2.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20addc8058121a8b547d42f6f369b33b/I?pq-origsite=gscholar&cbl=18750&diss=y>.
- [21] DESSER D. The kung fu craze: Hong Kong cinema's first American reception[J].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2000: 19-43.
- [22] 袁书, 徐建生. 美国语境中的功夫片读解:从李小龙到成龙[J]. 世界电影, 2005(1): 4-19.